

文艺候鸟
的
岛民
生活

艺术创作的激情在海岛萌动、激情绽放,2014年岁末,旅琼艺术家易志群、吴孔奇、程连仲、刘培军等艺术作品展陆续在海口、三亚举行,为海岛的冬天增加了绚丽的艺术风景。

近年来,随着海南岛的可贵文化资源被逐步发掘、一流的生态环境享誉海内外,一大批文艺家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。这些文艺家们如何看待生活,如何在两地或三地进行着他们的文艺创作,我们第一次将视角聚焦于这群在海南越冬的文艺家,他们的生活与文艺创作激情在海岛上释放,像候鸟,像南归的大雁,我们尝试着记录下旅琼文艺家们特殊的生活状态,名曰“文艺候鸟双城记”。



旅法艺术家吴孔奇展示他的《君子之风》松长卷。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

旅琼文艺家： 一群大雁向南飞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

“每年我都会在海南待上六七个月,这里让我有创作的渴望。”旅琼艺术家刘运良说。

是文艺家,也像候鸟,也像大雁。

据不完全统计,近年来活跃在海南的各界艺术家以及往返两地进行着“双城生活”的艺术家不下千人。

艺术家们沐浴着椰风海韵,在海南这片阳光热土上,实现了艺术生涯的又一次自我超越,尤其在文学和艺术创作显示出了强劲的整体实力。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,蒋子丹的散文杂文《一只蚂蚁领我走》,陈愉庆的报告文学《多少往事烟雨》,刘舰平的旧体诗词《高山流水一半瞧已丑诗编》,同时入围,这在全国来说还是第一次。著名旅琼油画家、刚刚病逝的刘贵宾,著名画家王昌楷、谢源璜等关于海南题材的美术作品展,对宣传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形象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。李阳摄影作品《傲兰》《渔港码头剪影》分获全国第四届兰花摄影展银奖、全国蓝丝带摄影大赛铜奖。艺术家们在海南的生活和艺术探索,为这个海岛增添了浓郁的文艺气息,而穿梭于外地和琼岛的艺术家人,也将海南之美传递得更远。

爱海南的美景—— 艺术家选择双城生活的原始动因

“只有走近海南、成为岛民,你才能感受到海南特有的美景,海南人休闲自在的生活态度和文化气质。”定居海南近十年,书画家刘运良拿着画笔,遍走海南山水,在古物遗迹、骑楼老街中寻找、描绘那些逝去的记忆。轻慢自由的生活节奏,其实是人类最本质的生活形态。海南与生俱来的优渥环境,让在此生活的人们有幸保留这种精神世界的自由,艺术家们多认为,这种让人们一踏上这片土地,就能不由自主地“慢下来”、“放下来”的独特魅力,是选择定居海南的重要原因。


视海南为故乡—— 艺术家献力海岛的情感渊源

已迈入花甲之年的旅琼作家蒋子丹,是一名地地道道的“闯海人”。1988年海南建省,她带着一颗飞扬的心和梦想来到海南。海南,让蒋子丹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,20多年来,她将青春挥洒于此,但时至今日,蒋子丹思考最多的,仍然是:“海南是我的故乡,我还能海南做什么?”于是,蒋子丹跟很多旅琼艺术家们积极联络着,交流着,组织起了旅琼联谊会,成为许多艺术家们放飞创作灵感的新起点。与其走走看看,不如扎根于海南这片热土,这是很多艺术家们的真心感受。移居海南的艺术家们,很多人虽然年纪大了,但都在试图为海南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,也将自己的艺术道路以新的方式延续。

从海南汲取艺术力量—— 艺术家后创作时代的目标愿景

国家一级美术师马泉艺对海南的生活始终不乏溢美之词,这位年近九旬的老画家自称是“老海南”,在海南已经生活了10年。马泉艺天生爱马,曾常年在新疆工作,曾被誉为“为马背民族立照的画家”,从大漠孤烟的新疆,到山水秀丽的海南,他的创作也随之经历了从粗狂到细腻的转变。

“我为什么来海南?它给我新的艺术灵感!”相声表演艺术家武福星,1990年代负有盛名,退休后移居海南,一直致力于海南相声事业的起步与发展,如今,他是海南首家本土相声社——海南福星相声社总教习。“我就是想依托这么一个相声社,在海南培养一批相声演员,进而培养一批观众,在海南这片热土上撒下一颗种子,等着它开花结果。”

一群大雁向南飞。令人充满无限眷恋的海南,必将成为激发我国更多艺术家创作灵性的栖息地! 

吴孔奇： 旅法艺术家的海南情愫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

又一次见到著名画家吴孔奇,他带着一幅悠长的画卷而来。12月9日,海口市博物馆,凉风吹过,微雨溅起浅浅的水花。一种静穆的绿在岸边滋生,尽管是冬日,空气中却溢满着绿的芬芳。

同样的一种绿的力量发源于吴孔奇这幅长达26米的画卷《君子之风》,那吐露出的气韵生动,那表达松树迥异的姿态,无不令人啧啧称奇:不愧业界称他为“松荷先生”。从中可以感知他对自然之美的怜爱,那份情有独钟。

吴孔奇从少年开始就对松树有特别的好感,“那是一种表情。我眼里的松树,个性坚强,不折不挠,永远保持长青,对风雪无所畏惧,这种品格给我震撼,也对我性格塑成带来很大影响,我从很小时起就想用笔来表达松树。”

吴孔奇此次到海南带来的画作,长达26米,这是他百米松树长卷的一部分。用铁骨铮铮,枝走龙蛇,针挺钢筋,生机勃勃等词汇来形容吴孔奇笔下的松似乎一点不为过。吴孔奇作品中的独特之处,是以细节窥全貌。他的松树,只见局部的枝干、针叶的细节,而不见整体,但却能从这一种局部的细节当中,推想出整棵松枝的伟岸、雄奇、坚韧,能深深感悟到松的风骨。

追溯吴孔奇的绘画经历,颇富色彩:幼时的孔奇,出身苏州名门,少年时曾随花鸟名家江寒汀学画,青年时又入了书画大师刘海粟的门下。1982年他留学法国国家艺术高校,直到1998年回国。

在法国学习的人生阅历让他在绘画上有了质的突破:即摆脱造型模式化,不拘泥于形式的随心所欲。“在法国,我到森林去,惊讶地发现了松树的奇景。千姿百态,出人意料,那是大自然的神笔,需要有人打破原有作画形式,以全新的模样呈现于世人面前。”后来吴孔奇下定决心,在他最为喜爱的松树画作上尝试突破,并最终获得成功。

上海-海南的双城生活

1998年吴孔奇回国,这年他受中华慈善总会邀请,回国参加了一项“义捐义卖”活动。在这次义卖会上他有了惊讶的发现。“记得走前的1980年代,中国艺术品市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,而仅仅十几年过后,艺术品市场已经被大大开启,也已经与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牵系在了一起。

1998年他第一次参与画义卖,他的作品在会上募得了60万元善款,这在1990年代来看是不小的数字,无疑也是业界的认可。从

此,他与国内的公益活动有了不解的缘分。此后,他的作品在上海市美术馆等国内文博机构展示。2012年吴孔奇第一次来海南,是受海南的一家企业设立的慈善组织的邀请,2013年再次受邀来琼参加义捐活动,到了2014年,他来海南的日子更多了。


平时居于上海,有公益活动和艺术作品展示时便飞来海南,比较两地生活,吴孔奇坦言,在上海他出门的时间非常少,多数时候都深居简出,静心搞创作,除了全神贯注经常熬至深夜的绘画,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娱乐活动。对于记者的惊讶和不解,吴孔奇说,“艺术工作者的生活原本就应当是简简单单的。”在吴孔奇的人生观念里,艺术工作者的生活应该是很“纯”的,只为艺术献身,当然,这在功利潮涌时代需要勇气和定力。

在繁华都市的静守,来到海南后被全然打破了,这也是让吴孔奇自己也感到颇为意外的事情。“海南太美,海边,街道,无时无刻不鼓动着你,让你想四处走走看看,在海南,有时候我很想像你们记者一样,有到各地去采访的冲动。”吴孔奇说。近2年时间里,吴孔奇走过了海南不少地方,定安、琼海、文昌、琼中、三亚……瑰丽的海南让他萌生了新的创作意念。

“海南魅力”激发创作冲动

“走了不少地方,我发现海南不少独到之处,比如大海之滨的壮阔美景,比如少数民族的地域风情,比如海南女性的勤劳淳朴。”吴孔奇以艺术家的审美,在创作上对海南有了另一个新发现——榕树。

海南给了他新的灵感,擅画“松荷”的吴孔奇对榕树产生了一种赞叹。他觉得,榕树的垂丝幽若温婉的女性,而枝干又强劲有张力,像男人般的阳刚,榕树比其他树都更能彰显郁郁葱葱,这不禁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最近在定安,吴孔奇见到了数棵千年古榕树,更是决意要把这种杂糅柔美与刚强的树种的震撼力,用自己的画笔,悉心表达出来,而他自己明白,他想要在画中呈现的还有对热带海岛的一份眷恋。

居住海南期间,吴孔奇也走访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,“各地大大小小的民间艺术机构四处开花,原本可以培养出一批高水准的艺术人才。”为此他建议,全民的审美意识需要培育,有待提升引导,一任地方政府有责任引进更多有水准的艺术作品展,而不能单从经济效益考量。 

在定安,吴孔奇见到了数棵千年古榕,决意要把这种杂糅柔美与刚强的树种,用画笔表达出来,在画中呈现他对热带海岛的那份眷恋。



旅居海南文艺家联谊会2012年年会在省文联艺术之家举行。(资料图片)



著名作家、旅居海南文艺家联谊会主席蒋子丹。



旅琼文艺家丁志鹏在2012年旅琼文艺家联谊会现场献唱。